

# 他们不仅是见证者,更是亲历者

## “无名功臣”们带你追忆与原子弹亲密“接触”的日日夜夜

”

在合肥团安村小区生活着这样一群老人,他们衣着朴素、操着生硬的普通话,虽然都已是耄耋之年却个个精神奕奕,身强体壮。这群看起来普通到不能再普通的老人有一个共同的身份——原国营二二一厂员工,他们曾在那儿工作、生活了30多年,为我国原子弹和氢弹的研制成功作出了很大的贡献。

朱茜

记者 马冰璐/文 王婧莹/图



赵炳乾老人当年的工作证

### “保密工作就是死也不能说!”

1960年,22岁的赵炳乾跟随所属部队来到二二一厂,厂区还是一片荒原,只有几栋简易楼房零零地矗立在高原上。白天,他和战友忙着修建建设,晚上他们只能窝在“干打垒”里眯个觉。“干打垒”是就地挖的大土块垒起来的,外面涂一层水泥,不结实不说,还透风!”

赵老和战友们吃着青稞、土豆,住着“干打垒”,奋战了2、3年,厂子终于初露雏形。随着原子弹研制工作的进展,他很快被调往厂办公室负责保密工作。“我的工作就是负责保管原子弹图纸、文件等材料。”而当时为了保险起见,光是图纸就分成了多份由不同的人进行保管,“总之一句话,保密工作就是死也不能说!”

很快到了原子弹出厂运往罗布泊的那一天,赵老作为安保人员参与了原子弹出厂的全过程,原子弹被拆卸装箱通过厂里的“自备火车”往外运送,“根据规定,当天光是从总厂到二分厂的路上,不是二分厂的人就一律不许出现。”

### “亲手装配原子弹是至高无上的荣誉!”

1963年,王遂德作为一名转业军人来到神秘的二二一厂,当时厂区正在热火朝天的建设电厂,他和同事们负责热网的建设工作。说起那一段岁月,他最深刻的记忆是“生活过得艰苦,但内心很充实”。

经过层层审查和严格考核,他被选拔为原子弹的装配员。除了要认真地研究图纸之外,还要和工程师、技术员及时地进行沟通,“其实并不难,当时车间里流行一句

话:尖端的科学,简单的技术,说的就是这个意思!”王老说,考虑到核辐射的影响,他们除了要穿上白大褂,带着口罩和手套外,还会额外加一件薄薄的铅制围裙。“条件有限,那是唯一的防护措施,不过我们有专门的医疗队提供医疗服务。”

“厂里有专门的试验场,每次一有试验,我们就要开始装备原子弹。”为了尽量减少和核辐射的接触,当时试验的次数并

不是很频繁,“看过很多次蘑菇云升起的情景,可每看一次就激动一次。”原子弹爆炸成功的当晚,王老和几个同事专门摆了一桌庆功宴,吃了一顿丰盛的晚餐,“我们还买了一瓶好酒,互相举杯祝贺!”

如今再提起这段经历,旁人总会报以羡慕和惊奇的眼神,他非常淡然,“不足为道,能亲手装配原子弹是至高无上的荣誉,那也算是我的福气!”

### “我编写了原子弹内球组合件装配规程!”

1964年的一天,正在蚌埠机械制造学校求学的尹成耀和其他20多位同学接到分配通知,让他们立即赶往二二一厂驻西宁市办事处报到。他们坐上北去的火车,按照地址找到了办事处,在那儿休整了几天,又坐了两小时的火车到达了二二一厂。

凭借着过硬的专业功底,他被派往原子弹装配车间担任技术员,负责撰写装配规程。“我负责的是原子弹内球组件的装配。”他对着图纸,研究琢磨了很多天,一条

一条地撰写,不断斟酌,不断修改,最终几百条规程条款顺利写完。经过多轮审查,他撰写的规程获得通过,可以交给装配员执行装配了。“装配员装配时,我还要在旁边盯着,及时给予指导,免得出错。”

在原子弹出厂前的一段时间里,他和同事们几乎夜夜加班到凌晨2、3点,“不停地检查每个环节以免出错。”加班的唯一福利是每晚都能吃上包子、面条等夜宵,“当时的条件是非常艰苦的,但是每个人都干

劲十足,非常难得啊!”

尹老说,当时厂区坐落在海拔3500米的高原上,气候严寒,空气稀薄,紫外线异常强烈,每个人的脸都被灼得发红、起皮、发痒,“气压太低,馒头蒸出来都是夹生的,后来有了高压锅,我们才吃上熟馒头。”虽然条件异常艰苦,可大伙儿都没有怨言,憋足劲儿努力工作,“当时唯一的想法就是再苦也要造出原子弹,让外国人看看咱们中国人靠自己也能成就大业!”

# 停工两年,“广德第一高楼”“锈”成了烂尾楼?

## 开发公司负责人:公司目前正处于破产重组状态

”

21层,44000平方米,总投资1.8亿,五星级酒店,宣城市高层建筑之首,这些曾经让广德人引以为豪的字眼现在却有了不同的解释。

如今,这座有“广德第一高楼”之称的标志性的大楼,停工了两年,“锈”在那里。

记者 何曙光

### “第一高楼如今已经成了烂尾楼”

在广德县汽车站,记者向一位出租车司机问起关于“烂尾楼”的事,他说,在广德,人人都知道全县第一高楼如今已经成了烂尾楼,随后这句话得到了证实:书报亭老板、环卫工人、理发店的员工、已经来县城购房的杭州商人,都知道这里有幢“出名”了的大楼。

带着疑惑,记者走进了这幢大楼内,此时,院墙外一排遗留墙体广告已经斑驳。

院墙内,空荡的工棚已经陈旧失修,水泥搅拌机、钢材、运输车生锈得厉害,枯死的杂草在微风中摇曳。

21层的大楼已经封顶,记者看到大楼主体外立面已经装修了一小半的面积,旁边的

两栋不足6层的楼房则完全没有装修。一台高达几十米的手脚架特别显眼,但已经完全破烂的防护网告诉路人,这里已经很久没人施工了。在空荡荡的瑞达房地产开发公司的大厅内,当初供人观看的“第一高楼”效果图上的宾馆显得很气派,然而,景观效果外面的一层塑料保护膜上已经布满了灰尘。

### “五星级标准投资了4000多万”

当日下午,记者见到了瑞达房地产开发公司的丁总和工程部的朱经理。他们告诉记者,他们是杭州的企业,老板并没有跑。“其实,我们在这里有两个企业,都是一个法人,现在出现停工的原因是因为资金上的问题。现在大楼就像下不了菜的锅,

如果全部交付使用还需七八千万,公司保障不了这么多的资金。”

朱经理告诉记者,2004年他们通过招商引资来到广德,2006年按照五星级标准启动该项目,目前该栋楼已经投资了4000多万,工程款支付了2800万,后来资金运作

出现了问题,导致2009年初停工。

临走的时候,他向记者透露,公司目前正处于破产重组状态。

该县县政府有关部门负责人否认了其是招商引资企业,但关于“企业破产重组”一说得到证实。